

這些老人太厲害 下手網購比你我還凶

故事 1

兒子想买东西就喊外公： “快去網上給我買”

說起我家的網購達人，竟然輪不到我，而是我爸，一個六十多歲的常被喊作“大爺”的人。

幾年前，我刚开始淘寶時，我還不明白網購是怎么回事，作為一名傳統而謹慎的老者，他總提醒我：網上假貨多，不要上當受騙了！對我買回來的東西也是一副質疑的態度：這都是什麼東西嘛！

所以我也不清楚他到底是在什麼時候和網購結緣的。刚开始學習時，他還經常諮詢我，不知道要怎麼貨比三家，也不知道如何篩選。久而久之，竟自己摸索成了淘寶忠實粉絲。

第一次給外孫買東西，是一輛兒童滑板車，發現比商場便宜一半後，我爸毅然決然地开始了網購之路。家裡常見的畫面，就是他端坐在電腦前，或捧著手機，投入地瀏覽著淘寶頁面。有一次，外孫的烏龜玩丟了，我爸干脆地說：“沒關係！我給你網上買一個！”於是，幾天之後，一個一模一樣的烏龜送到。現在我兒子也學精了，想要什麼就跑到外公面前說：“外公，你快去網上給我買嘛。”

我爸還喜歡在网上買自己的東西，便宜，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他經常買一些49元的運動鞋、30多元的內衣套裝回來。不過他的體驗是“很不錯”、“很舒服”、“划得著”，我們也不管他。購物這件事吧，自己覺得開心就好。

說到老年人，現在的年輕人大多一臉鄙夷的表情：哎喲，古板，老土，完全跟不上節奏。

其實呢？隨著五六十歲新老年人的加入，現在新潮老人多得很！只是他們每天都忙於自己的樂子，沒時間來反駁我們這些“視野只有巴掌大一块”的年輕人而已。

就說現在最盛行的網購，老人們一個個也生猛得很。你以為網購於他們是“害人”，殊不知他們於網購却是“達人”。



故事 2

小到零食大到冰櫃 網購得都审美疲勞了

小姨今年57歲，淘得一手好貨。光這一項技能，就能把她親姐——我媽甩個十萬八千里。

我是某年春節時發現小姨的淘寶功力的。春節去小姨家玩，忽然發現她家的零食全都升級換代了。桌上的零食有種萬國博覽會的豐富感，什麼新疆巴旦木、泰國椰子片、馬來西亞芒果干……產地之遠，品類之多，在茶几上全擺齊了。

很快，我就發現零食只是小姨淘回來的小兒科。清明我媽回老家掃墓，回來那晚跟我通話，內容如下：你不是也經常淘寶嗎？你小姨在网上買了個雙驅拖把，比我在商場買的好用多了，輕巧還便宜，你也去買一個嘛……買個拖把并

不稀奇，最讓我驚訝的是我媽主動讓我淘寶的態度。她不是那個提網購就色變，對網店產品一百個不放心，堅決抵制我在網上購物的媽大人嗎？

後來我搜索“雙驅”“拖把”這兩個關鍵詞，發現淘寶上豈止雙驅拖把，連四驅拖把都有了。只好給小姨打電話，請教是哪家店的产品。沒想到小姨一副大包大攬的架勢，讓我吧郵寄地址給她，很快一個雙驅拖把就到了我家。自那以後，我媽就和小姨結成了網購聯盟。我媽不會網購不要緊，只管囑咐她妹：“你發現什麼好貨都告訴我一聲，一起買。”這以後，我家的網購產品漸漸多了起來，蠶絲被、榨汁機、洗衣液……還有一款煮粥

用的“早餐神器”。

小姨以前的同事、小区里的阿姨，都把她當作網購達人，請她幫忙下單。

小姨的網購產品隨著購買經驗的攀升也越來越貴越來越多，小到茶几上的零嘴、大到抽油煙機、燃氣灶，甚至还買過一個冰櫃。那個冰櫃花了她800元，賣家在北京，走了好幾天物流才到小姨家，然後又給當地物流支付了幾十元，才搬到她三樓的家里。小姨一點不嫌麻煩，神氣地表态：“总比在商場買便宜。”

網購多年，小姨自稱已經有些审美疲勞，“吃的用的，需要的不需要的，都買過了，現在好像都沒啥子可以買的了。”

故事 3

女兒家的所有電器 全是周伯伯在网上搞定的

我家先生周伯伯已經退休，平時也不算一個愛趕潮流的人，我怎麼也不會想到，到了這個時候，他突然成了一位狂熱的網購達人。

記得三四年前的一天，我下班回家，一進門就發現家裡氣氛不同尋常，周伯伯異常欣喜地對我說：“我在網上給你買了一件秋衣！”我還沒有從詫異中醒過來，他就得意揚揚地說道，老友梁春曉現在在阿里巴巴任職，阿里巴巴是怎樣的一個網購平台，上面有好幾億個商家，好幾百億的商品在上面賣。

就從那天起，我家那位快滿60歲的周伯伯的網購生涯开始了。那段时间我只要開車進出大門，都會聽到門衛大喊：“有你們家的包裹！”那都是些什麼東西啊！一会儿是門鈴，一会儿是電腦散熱架，周伯伯對這些小東西特別中意，每次都買好幾個拿來送人。

周伯伯在网上也買大件。女兒家的所有電器全是他在網上搞定的。最近他還在網上給女兒買了蘋果6，給自己買了三星S6，給老媽買了三星S5。只是他也有失手的地方，最近常聽他叫喚“糟了，我買的港版S6好多軟件無法卸載，很耗電，電池一会儿就沒電了！”但網購達人周伯伯還是表示，如果汽車4S店開到網上，他的下一輛車一定在网上買。

(成商)

● 小說 | 連載

知行合一王陽明

(5)

■文/度陰山

格物致知

王陽明大喜過望，把他在道教方面的造詣和盤托出。道士一面聽著一面頻繁地點頭，這更激起了王陽明的表現欲。兩人就那麼暢談，直到東方發白，毫無倦意。

道士適時地止住王陽明的滔滔不絕，問道：“你好像不是本地人，來此何干？”

王陽明“啊呀”一聲，他總算想起來到南昌是為了結婚，而洞房花燭夜就在昨天。他跳了起來，和道士告別，很有些依依不捨的樣子。

道士却意味深長地對他說：“以後要保重，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下一次我們見面，你的人將迎來轉折點。”

王陽明對道士的諱莫如深不感興趣，因為凡是道士都有這樣的怪癖，他只是問：“何時能再見？”

道士笑了笑，伸出兩根手指說：“二十年後。”

王陽明向道士拜別，急如星火地跑回了老岳父諸養和的家。諸養和與他的家人和老下人們一夜無眠，新郎失蹤幾乎讓諸養和繞柱狂走。當王陽明氣喘吁吁地出現在大門口時，諸養和驚喜交集，王陽明不停地道歉。諸養和也顧不上追問王陽明去了哪裡，做了什麼，他現在只知道，這個女婿應該把新婚之夜該做的事補上。

新婚之夜的失蹤告訴我們的信息是：王陽明對任何一件事只要痴迷起來，就會傾注十二分的精力，這種使人震驚的熱情讓他在每個領域都可以成為專家級人物。

戲劇性的新婚之夜失蹤事件後，王陽明又做了一件高度戲劇化的事——格竹子。它是王陽明人生中最有趣味，同時也是王陽明本人最苦悶的一件事，而起因則是王陽明和大儒朱熹的見面。

1489年秋天，第一片黃葉飄落地面時，王陽明帶著他的老婆諸女士離開南昌回老家浙江余姚。途經廣信（江西上饒）時，他舍筏登

岸，拜訪了居住在此的大理學家朱熹。朱熹是吳與弼的高徒，喜歡佛道二家思想，深諳理學三昧，善于靜坐，并把靜坐當成是步入理學殿堂的敲門磚。

王陽明來拜訪他時，他正在給他的弟子們講課，場面很大，足有幾百人。王陽明確確自己找到了真人，并希望朱熹能和他單獨交談。

這個時候的王陽明雖然也讀了朱熹的很多書，和大多數人一樣都是應景，并未深鑽。他來向朱熹請教朱熹理學，實際上還是想得到如何成為聖賢的答案。

他問朱熹：“如何做聖賢？”

朱熹自信滿滿地回答：“聖人是可以靠後天學習而获取的。”

王陽明滿心歡喜，因為這正是他一直以來的認識。他問朱熹：“為萬世開太平是不是通往聖賢之路的捷徑？”

朱熹大搖其頭，險些把腦袋搖了下來，說：“不是，絕對不是。你說的為萬世開太平是‘外王’，只有先‘內聖’了才能‘外王’。所以要成為聖人，必須鍛造自己，然後才能去做聖人做的事。”

王陽明再問：“怎樣才能成為內聖的人呢？”

朱熹一字一字地回答：“格物致知。”

這是朱熹理學的治學方法，也是成為聖人的方法：人在面對自己所不知的物時，要通過各種方式（實踐或書本知識）來把它搞明白。搞明白一切事物的道理後，你就是聖人了。

王陽明表示謹遵朱熹教誨。朱熹告訴他，人生要絕對嚴肅。王陽明回到浙江余姚後就把從前嘻嘻哈哈的習氣一舉蕩漾乾淨，變成了不苟言笑的謙謙君子。朱熹又告訴他，要刻苦讀朱熹經典。王陽明回到余姚後就苦讀朱熹注解的“四書”。別人讀“四書”只是為了应付考試，王陽明却真是向里狠鑽，不但鑽朱熹，還鑽各種各樣的理學大師們的著作。朱熹還告訴他，一草一木都有道理，必須要去格出來，王陽明於是就去格竹子了。

明日关注：王陽明格竹子事件

● 紀實 | 連載

雪域長歌

(33)

■文/張小康

懸崖上測量數據

繞行至雅魯藏布江，沿岸氣候溫和，農產品種類豐富。從則拉宗向西的竹麥村西去不遠，是河谷地段。那里峽谷懸崖多，牛、馬、羊都不能從峽谷通過。舊地圖上這段雅魯藏布江都是用虛線繪出的。為了探察這段長約30公里、人迹罕至的地段，指導員楊士舉、余炯和幾位技術幹部輕裝走峽谷，其餘人員和牛馬避開峽谷，走高山。

過竹麥不遠，江面變窄，只有二三十米，河床落差大，江流湍急，兩岸全是懸崖絕壁，羊腸小路也斷了。唯一的路是不知何年何人在懸崖上架了幾段不在一個水平高度上的獨木棧道。高低棧道連接處，有獨木梯連通，只能一個人單向在棧道上手扶懸崖絕壁一步一步向前挪。另有一段路是在陡達五十多度的光溜溜大石岩上鑿有許多類似腳印的淺坑，是通行要道。

這“要道”二十多米長，年代久了，光滑的淺坑變成和腳板大小相近的斜槽，而腳下一百多米是波濤洶湧的江水，抬頭望不見崖頂。只見隨行的藏民脫了鞋，輕巧而迅速地从斜槽上走过去了。余炯未脫皮鞋在他的後面走，剛走了幾步，兩腳便倒換不過來，不能前進，也不能后退；硬鞋底在斜槽里打滑，雙腳擠在一個斜槽里發抖，隨時都有掉進江里的可能。正在這時，翻譯洛隆澤看見了，他大聲呼喊藏民趕快搭手，他在後面扶著，余炯這才一步一步胆戰心驚地過了斜槽。后面的隊員見狀，紛紛脫去鞋，由藏民攙扶，一個接一個小心翼翼地慢慢走過。大家站在原地大喘氣，惊魂未定，頗感后怕。

在測量和設計橋樑時，測量隊要根據不同的條件，採用不同的方法。有時在河面上架一道溜索，在溜索上系一

木板，把人系在木板上測量河床的斷面和流速。有時是要把自己“懸掛”在懸崖上。林作高和叶祖鎔測量一處江水中的縱斷，手拉著系有鐵錘的繩子，一連在懸崖上臥伏數小時。從懸崖上下來時，他們被太陽晒得頭髮昏，口渴得連唾沫都吐不出來了。

一年多的踏勘途中，往往經過的地方幾十里路都沒有人烟。余炯的隊伍睡過帳篷、民房、寺廟，也睡過岩穴、牛棚、馬廄。

從沙汀沿怒江北岸東去，有一段長七十公里迂回曲折、人烟稀少的河谷。江邊兩岸多系雞爪地形和懸崖陡壁。這天傍晚，他們來到江邊山腰平地上的丁根村。村里的頭人和一些長者在村口迎接他們，安排隊員們在村里喇嘛寺的客房歇息。

測量隊已數月沒有用酥油炒菜煮茶了，翻譯便托人幫忙買點酥油。第二天清晨，頭人手托一個盤子，挨門挨戶地收酥油。半小時後，頭人帶著十幾個人到測量隊，盤子里托著一块大約三斤重的酥油，他面帶愧色地說：“我們村子人很少，牛也不多，這一点酥油是全村百姓的敬意，太少了，請原諒。”

翻譯把三块銀元交給頭人，對他說：“謝謝乡亲们，我們是共產黨的隊伍，買了酥油一定要付錢。”不料，這頭人却直往後退，不敢收銀元。他擔心解放軍嫌酥油少，給他找麻煩。余炯再三講明政策，最後，一位九十來歲的老人代頭人接過銀元，雙手捧著銀元舉到額前，老泪縱橫地說：“每次藏軍經過這里，不是搶奪攤派，就是燒殺，拿去的東西从来不給分文。想不到會有你們這樣好的隊伍。”

太陽緩緩升起，隊員們又上路了。村里的人扶老携幼到村口相送。

明日关注：制服“拦路虎”